

奇书

厚



学



李宗吾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light gray pattern that resembl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agon or a swirling cloud motif. The pattern is composed of thick, flowing lin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depth. It is positioned behind the main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adding a traditional aesthetic to the modern design.

厚



学

李宗吾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曲 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王汉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厚黑学：图文本/李宗吾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12

ISBN 7-5035-3376-5

I. 厚… II. 李…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73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8.375

字数：186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25.00 元

厚



学



点评 王子今

插图 金 马



责任编辑 曲 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厚·黑·学

历史上所有的大奸大雄，无一不是“厚脸皮、黑心肝”……



出版说明

《厚黑学》作者李宗吾，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于成都，一度任国民政府官员、四川大学教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者，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去世。

李宗吾遍检诸子百家，读破二十四史，期望求得历史的真谛，终于发现：如果不是彻底的厚颜与黑心，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他把这一认识整理为理论，在1917年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奇书——《厚黑学》。

《厚黑学》辛辣地讽刺了旧时政治的黑暗以及官场上的弊病，这无疑引起了许多官僚的忌恨而进行攻击，也有朋友对作者加以劝阻，以致《厚黑学》在成都《公论日报》未能连载完。几经周折，在1934年才正式出版。

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数十年的动乱中，许多社会现象和“政治家”的表演与本书中的剖析、刻画极其相似。因此一些知名的学者评论家曾经指出，《厚黑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

“厚黑”的历史文化解说

王子今

在近期《博览群书》上读到谈及李宗吾故居的文章，才知道进入 21 世纪，还有人们依然在关心着这个人物。

李宗吾在《厚黑学》自序中说，“厚黑学，是我在满清末年发明的”，“民国初年，在成都公论日报，逐日转载，读者哗然……”在关于“厚黑史观、厚黑哲理、厚黑学之应用、厚黑学发明史”的议论中，他又写道：“作者于满清末年，发明厚黑学，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杰，其成功秘诀，不外厚心黑四字，引历史事实为证。民国元年，揭登成都公论日报。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不料从此以后，厚黑学三字，竟洋溢于四川，成一普通名词。”李宗吾以“厚黑”总结古来政治生活，这种思想的形成，如果从“在满清末



年发明”算起，差不多快要100年了。

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如果借用当今通用语，称之为“历史转型期”可能是适宜的。李宗吾作为清末民初人物，和所有清醒的知识人一样，不能不思考社会问题、民族前途、国家命运、历史走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怎样总结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呢？社会的动荡引起了思想的动荡。人们在对传统的反思之中，怀疑、批判的倾向引导了时代进步的车轮。

中国历史传统特别倾重政治史，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特别倾重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历来最重视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质和风格，不同立场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李宗吾的“厚黑”说别树一帜，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意见。

李宗吾说，“黄老申韩，是厚黑学的嫡派，孔孟是反对派。”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确实。《左传》中写道：“德刑不立，奸轨并至。”又说：“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在中国古代，对于“德”与“法”在治国中的作用，曾经有过理论的分析。按照鲁迅的说法，“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传统政治的“德”与“法”的结合，或者“德”与“刑”的结合，其实稍经扭曲，就是“厚黑”。“德莫厚焉”的“厚”，当然不是《厚黑学》所说的“厚”。但是如果注意到“德”作为宣传的意义以及实质的虚伪，也许人们会同意“德”与“面厚”之“厚”也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白居易《青石》诗有“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句。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德治”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看来，孔孟作为“厚黑”的“反对派”的态度，其实可以打一些折扣。李宗吾写道：“周秦诸子，表面上，众喙争鸣；里子里，同是研究厚黑哲理，其学说能否适用，以所含厚黑成分而断。”又说，“儒家高谈仁义，仁近于厚，义近于黑，所得厚黑者不过近似而已。”这些评断，都是准确的。法家讲究实用，所以更少道德顾忌，于是能够在“周秦”时代取得成功。不过，西汉以后儒法有所融合，逐渐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政治正统，其实实行着“霸王道杂之”



的原则。

本人曾写过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发表于《书林》1989年第6期，题为《〈厚黑学〉介绍》，经编辑删削，已不足千字。删减的内容已经无可追忆，谨将残余文字收拾彙录，大体说的是如下的意思：

《厚黑学》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1934年以单行本刊行。后长期被列为禁书。解放以来，《厚黑学》虽然在海外广为流传，可是国内中青年中却鲜为人知。求实出版社1989年整理出版了《厚黑学》一书，并收入《厚黑丛话》、《我对圣人的怀疑》、《心理与力学》、《厚黑教主传》等内容，使众多读者得以认识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史观”，这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厚黑学》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的意识。书中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先求思想独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前景，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民，不想当



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阿斗者，亡国之君也。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厚黑学》指出，儒家高谈仁义，而仁近于厚，义近于黑。李宗吾说，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他认为，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

李宗吾所说的“厚黑”，在某种意义上讲，大体接近于一般所谓政治权谋。日本近年兴起所谓“帝王学”，努力从政治统治术，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中汲取可应用于现代管理的积极因素。这可以说是从积极的方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权谋术，《厚黑学》则展示阴鸷的权术与公开标榜的仁义道德之间的强烈的反差。揭露旧式专制政治的黑暗，令愚情的民族心猛醒。

李宗吾关于“阿斗”和“黄皓”的比喻，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的说法，语重心长。清末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总是强调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由专制而达共和需要经过立宪这一阶段。



康有为说：“欲速变法以救危亡，非先得圣主当阳不为功；欲定良法而保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梁启超则宣称：“共和的国民心理，必非久惯专制之民能以一二十年之岁月而养成”，“今日中国国民未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李大钊曾经在《平民主义》一文中写道：“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也有这样的话：“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毛泽东说这句话，是在65年前。李大钊推崇“平民主义”的文章，已经发表了82年。今天重读李宗吾近100年前提出的对“全国人以阿斗自居”的批评，人们的感受，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吗？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



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

李宗吾说，“世界是进化的，厚黑学可分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或许可以恢复到上古时“无所谓厚，无所谓黑，纯是天真浪漫的”那种境况。也许政治的进化，真的会有这样的前景。

一百年前，其实是思想界“先求思想独立”，争取走向自由的时代。在清末民初动荡年代的文化波澜中，可以看到相当深刻的思想闪光。当时检讨中国政治史的诸多论著，有一部也可以介绍，就是易白沙的《帝王春秋》。易白沙晚生李宗吾6岁，生命却差不多比李氏短了30年。岳麓书社版《帝王春秋》用孙文题签，十分醒目，又附有章炳麟《易白沙传》和易培基《亡弟白沙事状》，可以告诉我们作者的事迹。《帝王春秋》中多有精辟的思想光辉，如其中指出，“忠”，是帝王“蔽塞人民之思想”的形式，“忠”，亦“乃吾人精神生活之桎梏也”，就是相当深刻的见识。其书序言写道：“庄周曰：‘侯之门，仁义存。’此言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谴责了其“厚黑”吗？全书以批判帝王专制为主旨，分列12题，即：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



多妻，多夫，悖逆。可以看到，易白沙的传统政治体制批判，取严肃的手法，风格激切；而李宗吾的传统政治文化批判，取讥刺的手法，风格诙谐。正如李宗吾自言，“这本是写来开玩笑的”。如果说其笔锋有东方朔式的幽默，许多人可能是同意的。

2005年11月22日



目 序 一

厚黑学，是我在满清末年发明的，分三卷，上卷厚黑学，中卷厚黑经，下卷厚黑传习录，民国元年，在成都公论日报，逐日登载，读者哗然，中卷仅及其半，我受友人劝告，遂中止。同时我还做有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更不敢发表了。后来底稿已不知抛往何处。十六年，刊宗吾臆谈，才把两文大意写出，刊入其中。廿三年北平友人，从臆谈中，将厚黑学三卷抽出，刊为单行本。廿五年，在成都再版，旋即售罄。兹因索阅者众，再重印。民国六年，成都国民公报社，曾将上卷，刊行一小册，唐倜风、中江谢绶青；作有序跋。

我生平读书，最喜欢怀疑。我心中既有此种疑点，继续研究下去，迄今已三十年之久，得出一种同一的结果，最近著一书曰《心理与力学》，算是此种疑点之答案。凡事有破坏才有建设；《厚黑学》与《我对于圣人之怀疑》，所谓破坏也；《心理与力学》所谓建设也。《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与《厚黑学》，是同一时期的文字，特附载于后，以见我思想之过程。

世界是进化的，厚黑学可分三个时期：上古时人民浑浑



垂垂，无所谓厚，无所谓黑，纯是天真烂漫的。孔子学说，提倡道德，梦想唐虞，欲返民风于太古，是为第一时期。后来人民知识渐升，机变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刘备之流，遂应运而生，斯时也，孔孟复生，亦必失败，是为第二时期。今则已入第三时期了，黑如曹操，厚如刘备者，滔滔皆是，其技术之精，虽曹刘见之，亦当惶然大吓。卒之，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侥幸而成功者，或不旋踵而乃归失败，其故何哉？盖今为第三时期，曹刘又成过去人物了，此时期之人，必须参用孔孟的道德，似乎回复到第一时期了，实则似回复非回复，而成为一种螺旋式之进化。换言之，必须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方与第三时期相合，方今孔孟复生，必归失败者，谓其无曹刘之术也，曹刘复生，亦归失败者，为其无孔孟之心也。我辈所处之世，是第二时期之末，第三时期之始，施行厚黑而侥幸成功者，第二时期残余之物也，虽成功而仍归失败者，受第三时期之天然淘汰也。

尧舜是第一时期的人物，孔孟的书，是第一时期的学说。曹刘是第二时期的人物，鄙人所著的厚黑学，是第二时期的学说。我最近所著《心理与力学》，是第三时期的学说，希望有第三时期人物出现。所以读我的厚黑学者，不可不读《心理与力学》。

物以少见珍，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见了，争相效仿，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势。譬如商场：最初的商人，尽都货真价实，忽有一卖假货者，掺杂其间，此人必大赚其钱。大家见了，争相效仿，全市都是假货，独有一家货真价实，则购者云集，此人又当大赚其钱。

